

沙市同云



法 格拉克 著 张泽乾 等译

Le Rivage des syrtès

Le Pirage des Syrtes
沙岸风云

〔法〕格拉克 著 张泽乾 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沙 岸 风 云

〔法〕于连·格拉克 著

张 泽 乾 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5插页 220 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4—0651—3

I·568 定价：4.50元(平)

印数：1—1 000

ISBN 7—5354—0652—1

I·569 定价：7.00元(精)

Julien Gracq

LE RIVAGE DES SYRTES

根据法国José Corti出版社1988年第23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资助，翻译
由张泽乾教授、拉华蒂博士主持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C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SOUS LA DIRECTION DE
ZHANG ZÉ-QIAN ET GERARD LAHOUDI

内 容 提 要

《沙岸风云》是一部闪烁着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精神的瑰丽而深沉的小说，作者虚构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离奇故事，用以回溯历史与影射现实。小说描叙阿尔多青年时代的一段离奇经历。当时奥尔塞纳城市共和国这位上层贵族子弟在一次痛苦的失恋后，要求并被批准调往西尔特沙岸，任海军指挥所的“观察员”。与西尔特省隔海相望的法尔盖斯坦共和国，在三百年前曾与奥尔塞纳发生过一场战争，此后双方一直处于不战不和状态。阿尔多的到来使平静的海面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坠入豪门显贵之女瓦内莎的情网之后，在她的唆使下，登上了海域边界线上的一座小岛，继而在海军指挥所大兴土木，整修要塞，后来更驾舰越过海界，驶向对岸，遭到法尔盖斯坦炮击，从而使这两个国家面临重燃战火的严重危机。

作者于连·格拉克是在法国和西方享有极大声誉的当代作家，为二十世纪法国文坛的巨擘之一，“超现实主义第二浪潮”的主要旗手，《沙岸风云》为其代表作，曾获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发表后成为轰动性作品。小说构思独特，文字深沉，其用意虽在讽刺二次大战初期法德之间那场“滑稽战争”，但作者声称他无意构思一部历史小说，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讲述一个“永恒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提炼一种“历史的精神”。

弥足珍贵的精品

——译 序

张 泽 乾

于连·格拉克本名路易·普瓦提埃，为当代享有盛誉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生于1919年，童年时代在乡间度过。从11岁开始，他在南特一所学校求学，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寄宿生活。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涉猎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后来的创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至1933年，格拉克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外交系，进一步扩大了知识范围与政治视野。1934年至1939年在一所中学任教，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格拉克很早就与超现实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1937年，他以于连·格拉克为笔名发表了处女作《阿尔戈城堡》，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赢得了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交口赞誉，特别是勃勒东的青睐。这位超现实主义大师给格拉克写去亲笔信，称在《阿尔戈城堡》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第一次自由自在的回潮，其作用在于与过去丰富而生动的经验两相对照，并从感性到理性的角度对它所征服的范围进行估量”。格拉克对勃勒东始终怀有仰慕之情并和他保持着密切交往，直至勃勒东于1966年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拉克应召入伍，不久被俘并被

关入集中营中。在那里，他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阴郁的美男子》。该书在其获释后完稿并于1945年问世，因文笔新奇、技巧高超，曾获雷诺阿文学奖提名。战后初期，格拉克倾注大量精力进行文学研究，在超现实主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杂谈和散文，并将它们集结为《大自由》一书出版；与此同时，他于1948年发表随笔《安德烈·勃勒东——作家漫议》，对勃勒东及超现实主义文学详加评述，扩大了当时无人敢于进一步涉足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1949年，他以格拉尔传说为题材创作《渔夫国王》，该作品被搬上舞台后招致非议，为此格拉克曾撰写《厚皮文学》一文予以回驳。1950年，他出版了蜚声文坛的《沙岸风云》（一译《西尔特沙岸》）。这部历时4载完成的杰作一经发表即引起轰动，它被授予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但作家本人却拒绝接受这一殊荣，此举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50年代至80年代，格拉克创作的主要文学作品有两部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即1958年出版的《林中阳台》，1970年的小说集《半岛》和1986年的《涓涓细流》。除此而外，他还发表了大量以短小精悍的杂文和评论为主的文学批评文章，表明自己对当代文学的立场。其中，1961年问世的《癖好》收入杂文13篇，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洛特雷亚蒙和提倡分析心理学的学者荣格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1967年和1974年相继出版的《大写字母Ⅰ》和《大写字母Ⅱ》以片断形式出现，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而1981年发表的《读读写写》则表达了作者本人对语言、阅读、创作、艺术、历史等诸多领域的见解和感受。年届八旬的这位文学大师至今仍笔耕不辍，1985年出版了《城市轮廓》，1988年又推出新作《七座小

山丘》，迄今他发表的各种著作共16部，其中评论著作5部。

格拉克与超现实主义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曾于30年代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始终拒绝加入任何文学流派，从不以超现实主义文学家自居。基本上忠于超现实主义原则的这位作家所要求的，乃是揭露世界的隐秘、人的魔力和梦幻的力量的权利。他一贯认为自己的使命不在于阐述任何社会理论，他的作品只隶属于词语的魅力，隶属于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叛逆性，而这正是自兰波以后超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宗旨。对格拉克文学创作生涯的简略介绍相信会有助于读者对其代表作《沙岸风云》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的领悟。

* * * *

《沙岸风云》是一部带有虚构性的小说，有人称其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地理小说、冒险小说或哲理小说，其包孕内涵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象红线一样贯串着全书的是奥尔塞纳城市共和国和法尔盖斯坦城市共和国之间的争斗。从地理环境上看，书中作为明线和主线描述的奥尔塞纳共和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共和国。14至15世纪时被称为“尊贵的共和国”的威尼斯地域相当辽阔，所辖领土除威尼斯城外，还包括今天意大利北部和东北部的大陆领土，与臆想中的奥尔塞纳共和国十分相似。作者将其取名为奥尔塞纳亦与威尼斯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贵族家族奥尔索洛不无联系，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多次出任威尼斯共和国总督。西尔特沙岸和西尔特省的得名则和历史上的西徐亚人（即斯基泰人）有关，这个强悍的游牧民族曾在西亚沙漠中一度建立了斯基泰

王国。至于书中详加描绘的马雷马城更是与水城威尼斯惟妙惟肖，它和威尼斯城一样建筑在岛屿和泥沙之上，城内运河密布，四周为宽阔的环礁湖所缭绕。从政治角度看，奥尔塞纳作为城市共和国，实际上实行的是寡头政治。威尼斯共和国设有市政议会，总督执掌大权，由贵族组成的“十人委员会”对政府起监督作用。奥尔塞纳同样设有市政议会，它是封建贵族拥有的权力的象征，其实权掌握在类似“十人委员会”和总督的督察委员会的首脑手中。一如威尼斯共和国，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是使奥尔塞纳本身不断削弱的内部因素。在《沙岸风云》一书中，作者为我们精细入微地刻划了类型各异的贵族群像，其中既有老谋深算的督察委员会首脑达尼尔洛，野心勃勃的老牌政客、阴谋家阿尔多布朗迪，也有内心世界充满矛盾、渴望进行冒险的青年贵族阿尔多和玩世不恭、具有神秘色彩的豪门显贵之女瓦内莎。在奥尔塞纳这个历史舞台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各不相同，但在无法主宰国家、城市与个人命运这一点上则是息息相通的。

《沙岸风云》的确酷似一部政治小说。格拉克借用了中世纪城市共和国这一特定的历史形式作为背景，然而，他却无意于再现那一段历史，他笔下的奥尔塞纳不是威尼斯的翻版，在很大程度上是二次大战前夕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战争阴云笼罩着法国，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沙岸风云》的字里行间无不影射那场“滑稽的战争”。作者形容奥尔塞纳是一座“亮着灯的坟墓”、“散发着恶臭的池沼”。他不但借助占卜者之口说出：“死神在来自洪水的烈焰中招手，不祥之兆七七四十九天后就会传讯奥尔塞纳。”甚至直言不讳地发出警告：

“这是一个雨骤风狂的世界，不堪重负的世界”；“就象狂风暴雨袭来前避雷针的尖顶，似乎整个地球聚集了天空中所有的能量，以便释放出电火花来”。通过这些画面，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法国政局风雨飘摇的景象么？

地理小说的说法见诸于伊夫·拉科斯特 的笔端。在《希罗多特》杂志1987年1月—3月号上发表的《〈西尔特沙岸〉，一部地理小说》一文中，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地理可作何用？用于发动战争！”他指出，《沙岸风云》所谈及的虽是臆想中的两个民族由来已久的对抗，但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宿敌的对立。他明确地宣称，格拉克所强调的是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战略：法尔盖斯坦影射纳粹德国，奥尔塞纳则是战前法国化身——前者暗中磨刀霍霍，正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后者则沉溺于昏愤、麻木的状态中不能自拔。法国之所以如此，既是其对手施展欺罔伎俩的结果，更有其自身沉沦的内因。说到底，这里的地理概念乃是政治概念的组成因素或其延伸部分。

然而，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并不限于此。《沙岸》所影射的不仅是法、德两个老对手久远的历史恩怨和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信号，它还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描绘了二次大战以后的冷战气氛。这部小说的创作时期即1947年至1951年，正是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形成、美苏之间冷战形势加剧的年代。在作者看来，东西方的冲突所构成的威胁就象投掷在日本国土上的原子弹——广岛上空的蘑菇云一样令人不寒而栗。为此，格拉克在《沙岸风云》中曾对唐格里火山的神秘和恐怖气氛大加渲染。他写道：“一股烟雾，平静而

怪异，好似粘贴在东方的天际，如同一条又直又长的细线，它不断升高、增厚，突然碎裂为一朵煤烟色的平整的花冠，在空气中轻轻摇曳。”他形容“它的形状给人一种说不清的险恶印象，酷似在一个圆锥体上倒置的一把旱伞，或者象是人们看到的一株毒菌”。他惊呼唐格里火山“在许多次喷发之后这新的怒吼，更使人联想到腥风血雨以及瘟疫和洪水到来前夕在巨大的桅杆上升起的黑色信号”。对战争的忧虑和毁灭的恐惧不容置疑地构成《沙岸风云》的重要主题。

这部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冒险小说。诚然，作品不乏主人公的冒险之举，诸如阿尔多与瓦内莎赴维扎诺岛探幽揽胜、阿尔多指挥威武号长驱法尔盖斯坦海岸并遭到对方炮击。但是，它们毕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非一般的冒险经历。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冒险行径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些举止也只能称之为政治冒险、战争冒险了。

在《沙岸风云》一书中，作者运用的是虚构的象征手法，一切都是云遮雾罩。然而，刊登在1951年11月29日《新文学家》杂志上的格拉克与安·布朗的谈话则和盘托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他在这篇接受采访的访问记中说：“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是当今人们的某些忧虑，对世界秩序完全被扭曲、被颠倒的忧虑。这是因为小说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写成的：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个时代——文明末日的时代。”

或许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次来发掘格拉克在上述谈话中所提到的文明观，它也是这部小说的哲学内涵与蕴意之所在。

* * * *

在论及其哲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沙岸风云》这

部作品中的符号与意象作一较为系统的剖析。

“沙岸”不但是小说的命题，而且是小说描写的中心，它在作者的作品构思及符号、意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顾名思义，沙岸是陆地与海洋的交接处，也是它们的分界线，这一兼备陆地与海洋的属性，使其意象在空间上蕴藏着一种临界的概念。然而，由于沙岸带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受制于海浪运动的影响，这条陆地与海洋的分界线又具有不稳定的移动特征，这种缓慢的变化属性使其意象在时间上又蒙上了一层模糊的、朦胧的色彩。小说里的各种符号无不与这些意象攸切相关，因此，对符号的分析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对《沙岸风云》进行结构分析与主题分析的出发点。

就该作品的符号系统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们概括为空间符号、时间符号、人物符号和写作符号四种类型，它们互为依存，彼此交织，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立体画卷。

空间符号系统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从地域上看，第一个层次便是奥尔塞纳和法尔盖斯坦两个城市共和国以及既连接着它们又把它们分隔开来的海洋，其中海洋乃是它们的临界空间。如果说这第一个地域空间是面，那么第二个地域空间便是点了。在奥尔塞纳一方，它是由代表着奥尔塞纳共和国的首府奥尔塞纳市，特别是位于西尔特海岸的海军前哨指挥所、滨海小城马雷马以及萨格拉废墟组成的——四者之中作为死亡代表的萨格拉废墟最具有典型意义；在法尔盖斯坦一方，这个点便是其首府拉热市以及位于其海域一侧的唐格里火山，火山构成了具有威胁性与侵犯性的法尔盖斯坦形象的浓缩点，位于萨格拉废墟与唐格里火山之间的维扎诺岛

则是它们的临界点。书中主人公阿尔多发现萨格拉废墟、神游维扎诺岛和远眺唐格里火山三个情节的渐次展开也就构成了其历险的三部曲。这种空间与时间上的交叉绝非巧合与偶然，它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匠心。第三个也是最小的空间层次便是西尔特海域的巡航线：对奥尔塞纳来说，用黑色在海图上标出的实线是它巡航的极限，另一侧未予言明的则是标志着法尔盖斯坦海域范围的巡航极限。在这两个海域之间，海图上用红色虚线标出的是违禁线，它构成了这两个处于不战不和状态的敌对国家之间最为明确和具体的分界线，是最危险和最实在的临界空间，因而也就构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作者赋予这一临界空间以虚的特质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以海洋、维扎诺岛和违禁线作为临界空间的这三个地域空间，实际上是以同一个圆心画出的三个同心圆，在符号系统上它们具有扩展性，这也是《沙岸风云》空间环境的最大特征。除此而外，书中一再提及的“此处”和“彼处”即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自然属于更大的空间范畴，但它具有明显的双重属性，既是有限的空间，又是无限的空间；既是现实的空间，又是想象的空间，因而也是既清晰而又模糊的。

《沙岸风云》的时间符号系统不但具有与空间符号的同质性，而且具有自身的交叉性和交替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符号系统。作品中的第一个时间范畴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不确定的未来。过去即历史，指的是300年前奥尔塞纳和法尔盖斯坦之间那场流血的战争以及其后不战不和的非流血状态，这种状态具有一种凝滞的特征。对于这段历史，书中并未详加描叙，瓦内莎古堡中那幅描绘海战场面的油画成了往昔场景绝妙的注脚。对于未来作者只是闪烁

其辞，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幻觉和暗示。作者结束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乃是：“这脚步声终于填满了这个虚幻之夜的期待，我明白从此以后布景已为它竖起。”是言犹未尽还是意在言外或不言之中，这一切只能凭读者去猜度和想象了。联接过去与未来的是现在，即从阿尔多赴任至接受传召这一现实时段，它构成了这一时间层次的临界时间。在这一时间系统中我们还可以提炼出一个子系统，即“赴任——越界——传召”，其中越界便是它的临界时刻。这两个时间系统和整个空间系统一样具有同圆性，这也是本文时间符号系统的明显特性。

季节的运行与昼夜的交替构成了《沙岸风云》时间符号系统另一基本特征。格拉克笔下激荡的沙岸风云只存在于一个虚空的时间，小说并没有交待故事发生的年代或时期，唯一的时间标志就是季节——秋末冬初之际，而作为秋末冬初衔接点的临界时间乃是书中刻意描写的圣诞节。这样，和第一个时间系统一样，这一时间系统同样具有历时性特征。书中描绘的第三个独立的符号系统是“薄暮——黑夜——晨曦”。薄暮预示着黑夜的开始，晨曦宣告了黑夜的中止。因此，一方面，黑夜是薄暮与晨曦的联接时刻；另一方面，薄暮与晨曦又成了白昼与黑夜的临界时刻，这就使得这一组时间符号系统不仅具有交替性、互换性，而且具有共时性特征。

作为符号的人物在《沙岸风云》一书中与作为符号的景物相比，在作者的着墨上似乎不占压倒的优势，但这些人物的形象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撇开人物设置上的主次、明暗不论（人物以年轻一代为主线，以奥尔塞纳一方为明线），作者所要揭示的乃是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的交流与对抗，因为正是这些人物的符号再也清晰不过地反映了小说的主要意象——生命

与死亡的冲突和搏斗。在《沙岸风云》一书中作为“老者”形象出现的人物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地位不高的海军基地指挥官马尔诺和农场主卡尔洛，他们或因意外丧生或属正常病故，可以归于死亡的老者；另一类是身居高位的督察委员会首脑达尼尔洛和希冀东山再起的贵族阿尔多布朗迪，他们已是老态龙钟、日薄西山，属于垂死的老者，事实上他们正处在生命的临界状态，是奥尔塞纳共和国江河日下的逼真写照。至于年轻一代的代表者阿尔多，他既处于国家、民族过去与未来的衔接点上，又处在个人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作者写他对前途和出路感到困惑与茫然，这种恐惧与彷徨同样是生命的一种临界状态。

格拉克对空间、时间、人物的临界状态的描绘无一不是通过“临界的写作”完成的。作家的妙笔生花之处乃在于借助环境烘托事件的氛围，不是让读者卷入事件的漩涡，而是把他们带到事件的边缘，其中明铺暗垫、以虚托实、制造断裂、引起悬念等符号都是临界写作的重要手法。小说极尽渲染之能事所昭示的无处不是战争阴云迫在眉睫，但对这场战争何时爆发、如何爆发却讳莫如深，从而为读者留下了一个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在对主人公阿尔多命运的安排上，作者同样引而不发，欲言故止，给人留下了前途未卜、不知所终的感觉。

* * * *

通过以上几种符号系统，我们在《沙岸风云》中所看到的主要意象究竟是什么呢？反映在表层上，映入读者眼帘的外部形象是荒漠、废墟、沉夜、孤寂，而在其深层，内在意象集中到一点便是战争和死亡。然而，在格拉克笔下，战争也

好，死亡也好，毕竟只具有先兆性，它们都是同自己的对立物和伴生物一道出现的。开端与终结、战争与和平、死亡与生存、衰败与复苏、黑暗与光明、惶惑与期待，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处于对立、交错状态，全都具有两重性，最后转化为永恒。

《沙岸风云》的主题或主要意象与其说是“战”与“和”的较量，毋宁说是“生”与“死”的搏斗。《沙岸风云》一书中的各种形象归结到一起，说到底乃是人的生存环境，是广义的生存空间，亦即人所生活的立体时空，这是一个人人感到关切的问题，一个“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沙岸风云》具有巨大的魅力和浓郁的诗意。

前面我们曾经提及格拉克的文明毁灭观或断裂观，为了深入揭示《沙岸风云》所蕴含的丰富的哲理性，我们不但要从作品本身还要从作品之外去进行探寻，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应当承认，在文明观方面作者多多少少受到了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影响。施本格勒曾于1918年和1922年先后发表两卷集的文化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系统地阐述了大多数文明必然经历一个生命周期的观点。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时期，而未来只能是无可挽回的没落结局；和人本身要经过童年、青年、壮年及老年几个阶段一样，走向衰亡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格拉克承认自己在创作《沙岸》时醉心阅读过这部描述“色彩配合”的著作，并使自己的作品打上了这种思想和烙印。小说中不但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上具有这一典型特征，如称“奥尔塞纳就象一棵既高大又古老的大树”、“树根仍在冰块中沉睡，纤维断了，树木在繁花盛开的草原上枯萎”，而且在对人物命运